

吴冠中
散文选

Wu Guan Zhong San Wen Xuan

I267/1153

吴冠中散文选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1533085

吴冠中散文选

著 者 吴冠中

责任编辑 方 地

封面设计 王 堃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警官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 印张 200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5 月第 2 版

199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0001—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49-907-3/G · 373

定 价 1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64010831 64010840

目 录

我的母校.....	(1)
消逝.....	(4)
归乡记.....	(7)
水乡青草育童年	(13)
婚礼和父亲	(37)
他与她	(41)
蟋蟀	(65)
小鸚鵡	(67)
栽花	(70)
草坪	(72)
可怜祥林嫂	(74)
投宿	(76)
财和命	(80)

“爷爷！爷爷！”.....	(82)
绿衣姑娘	(84)
土地	(86)
谁家粉本	(87)
名山与名家	(90)
宣纸恋	(93)
画里阴晴	(95)
晓月	(97)
大宅	(99)
刀光剑影龙潭湖.....	(102)
说天池.....	(105)
两个大佛.....	(108)
桥之美.....	(111)
老树.....	(116)
张仃清唱.....	(121)
美盲要比文盲多.....	(124)
艺术断想.....	(126)
看看想想.....	(131)
绘画的形式美.....	(138)
艺途春秋——五十年创作回顾.....	(147)
毁画.....	(149)
若明若暗辨前程.....	(152)
人之裸.....	(154)
笔墨等于零.....	(158)
说墙.....	(160)

明式家具与存在主义·····	(164)
我与水彩画·····	(166)
贾岛诗中画·····	(168)
是非得失文人画·····	(170)
说“变形”·····	(174)
扑朔迷离意境美·····	(176)
梵高·····	(179)
雁归来·····	(188)
竹海行·····	(200)
渔村十日·····	(205)
上海街头·····	(212)
大江南北·····	(215)
忆与想——金陵几处重游·····	(219)
水乡四镇·····	(224)
浙江履痕·····	(235)
天台行·····	(240)
且说黄山·····	(246)
佛国人间——游五台山杂感·····	(251)
孔孟故里行·····	(255)
从秦俑坑到华山巅·····	(259)
小三峡里访古城·····	(266)
风光风情说乌江·····	(270)
彩谷——彝族火把节散记·····	(279)
猎人之窝·····	(288)
深山闹市九寨沟·····	(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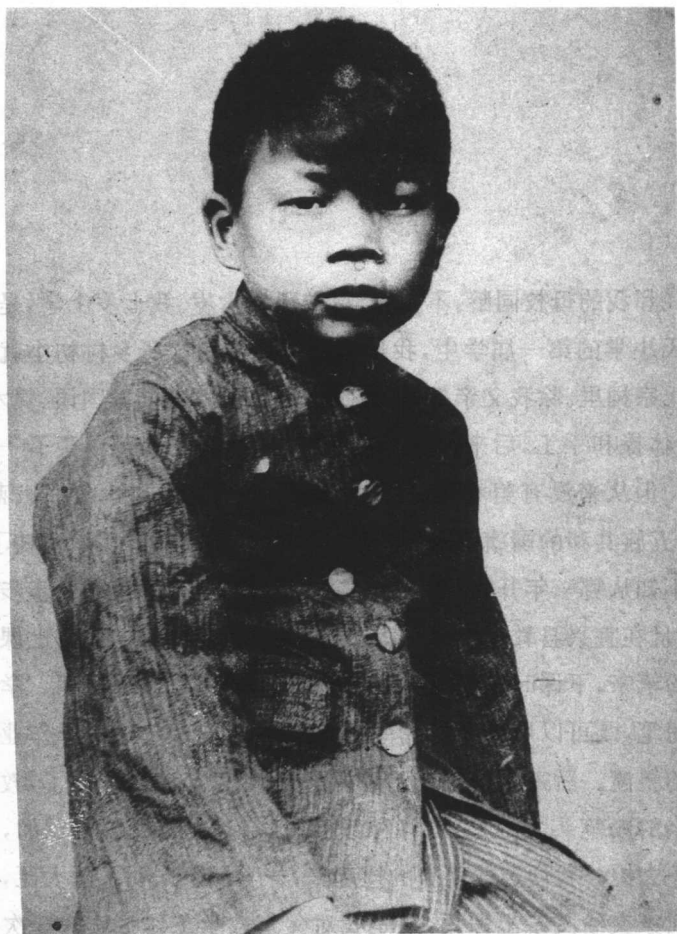
赤日炎炎访印度.....	(296)
生活·信仰·程式——西非雕刻一瞥.....	(303)
所见所思说香江.....	(309)
看艺术拍卖.....	(315)
巴黎札记.....	(319)
展画伦敦断想.....	(331)
编后记.....	(341)

我的母校

我和我的母校同龄，不，我比母校还大六岁。我七岁上学，是私立吴氏小学的第一届学生，我父亲一手创办的这所乡村初小就设在吴氏宗祠里。除我父亲外，还有二、三位老师，他们教国语、算术、珠算、体操和手工，后来又加了音乐，父亲还为此到无锡买了一架风琴。但从来没有美术课，在手工课上我们做过国旗，红、黄、蓝、白、黑五族共和的国旗，剪贴那五色蜡光纸，也就进入美术范畴了。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吴氏小学改名北渠小学，规模在一步步扩大，而且在宜兴县教育局立了案，但经费永远很困难。父亲上课时带着粉笔来，下课时自己将剩下的粉笔头带回，下堂课再用。学生爱偷粉笔，既可以用来到处乱写乱涂，又可以当吸墨纸吸干作业上污染的墨渍。后来我到省立无锡师范上学，学校就阔气多了，教室里剩余的粉笔头多的是，有各种颜色的，有整支整支没用过的，同学都不去捡。我便选较完整的捡起来，一学期下来积了两大匣，假期带回家交给父亲上课用，这是我对父亲教学工作唯一的一次帮助。粉笔大概将在现代教学中淘汰了，但它留给我永难磨灭的纪念。

封田的并



青年时代的吴冠中

吴氏宗祠是我们乡里最大的祠堂，天井里有海棠、芭蕉、南天竹，还有两棵硕大的桂花树，一棵金桂，一棵银桂，树冠伸出高高的围墙之上，行人老远就能看到。同学们并不珍视屋宇之古老与花木之美好，倒是总盼望在校墙外的大草坪上搭台唱戏，其实也并不真真为看戏，只喜欢看戏场上有各种吃食卖，不过一般也买不起，因连买课本的钱都老拖欠着不缴，父亲总为催收课本费操心。

吴家不仅有大祠堂，还有一大片松坟，高高的松树林里散布着坟墓，我们称之为大松坟。大松坟就在我家西面，当清明、冬至的祭祀日子，吴家老少几辈排在墓地前跪拜，往往由父亲唱祭词，祭毕全体到祠堂里吃一顿美美的酒席，女的没份。我和伙伴们经常到大松坟里用爪箍耙松毛，即散落满地的干枯松针，用以当柴烧，胆大的爬上高树巅掏鸟窝，我不敢，父亲绝对禁止。岁月如驰，游子浪迹四方，当我再回故乡，大松坟早已消失了！大松坟显然不能与曲阜孔林媲美，但我十分怀念自己的百草园，童年的原始森林！

最近，收到北渠小学校长张孟华同志来信，说学校已建成新教学大楼，大楼就矗立在我老家的西面。我不认识张校长，不知他（她）曾否见过原先的大松坟，我估计大楼的位置就坐落在大松坟上。北渠小学也改名宜兴市闸口中心小学，说现有幼儿一百五十多人，小学生六百五十多人。心潮起伏，我想起了私立吴氏小学，当年的同窗年年老去，已难寻觅！归去，归去看看大松坟里五彩缤纷的儿童世界，听那嘈嘈杂杂如急雨的乡音合奏，由他们追问从何处来的白发不速之客。

（1992年3月）

消逝

连自己的家门都找不到了！村人给我指出那简易的二层小楼，楼尚未粉刷，通体暴露着粗糙的土红砖。下乡后，一路上不都是这样彼此相仿的房屋吗，怎么它就是我的家呢？我童年的家墙面是灰白色的，大门两旁各有一个安放马灯的壁龛，就像两只眼睛，老远就盯着我，它认识我，我也认识它。

然而小红楼确实是我的老家了，苍老憔悴的弟弟正伏在门后的竹椅上，病痛折磨得他额头直冒汗珠。我因事到南方，绕道回乡来探望他的病。先听说是胃癌，后来情况一度好转，可能不是癌，也许诊断不确切。因为今天将见到病重的弟弟，昨夜在旅社里通宵睡不着，而且真的听到了乌鸦叫，我估计着他的病的最坏的情况。情况确是很坏，他阵痛不绝，见了我，汗珠和泪珠滚成了一片。我默默守着他，但挤不出几句话语。

就这样守了几个小时。趁他痛得稍缓和时，让他安静片刻，我溜出了后门，到我们童年常去的河畔。那里本来有一个圆顶的水车棚，父亲常让我们看守水牛拉戽水，我们赤着脚坐在水车上，被牛拉着团团转，加一鞭便转得更快，那比北京中山公园里坐假飞机兜

圈子还好玩呢！现在，车棚不见了，旁边的杂树灌木丛也不见了，变了毫无遮掩而模样呆板的一片菜地，孩子们再到哪里去掏鸟窝？水面上依旧有浮萍与野菱，但河道似乎窄多了，两岸的杂草显得稀疏了，神秘消失了！

神秘消失了，关帝庙消失了，设在吴氏宗祠里的我的母校消失了！

我的母校里有好几个高墙深院，里面比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更有趣，尤其有两棵硕大的桂花树，树冠一直升过屋顶。一棵是银桂，乳白色的花，一棵是金桂，金黄色的花。秋天，人们在一里路外就说闻到吴家祠堂里的桂花香了。现在，两棵桂花一齐被砍掉了。又是秋天，遍野金黄，稻香扑鼻，怀念桂花香的老年人似乎不多了。桂花之被砍掉由于祠堂之被拆除，祠堂之被拆除由于改建新楼。正在建造中的新楼有着许多亮堂的教室，教室前有平整的操场，操场上正挤满了蹦蹦跳跳的儿童，孩子们全不怀念桂花树，更未见过关帝庙。五十年后，他们也会感到童年的“神秘”的消逝吗？

我感到太孤独了，便寻到当年一同拍皮球和踢毽子的一位老同学家去。别人说他还健在，果然他正在自己门前的石场上翻晒谷子。人老了，无论胖瘦，骨骼脸型不变，凭我对造型艺术的长期探索，一眼就认出他来了。白发、皱纹、驼背、缺牙……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我立即看到了当年壮实活泼的小伙伴。

“你寻谁家？”他凝神注视我。

“我是冠中。”

他“啊”的一声丢掉了扫帚，紧紧地拉着我的双手拖进了他的家，他自己住在最小最简陋的屋子里，却高兴地领我看他家漂亮的房间。那是他儿子、儿媳和小孙子住的，屋里有收音机，墙上贴满了

大幅彩色美人画片。

“你是搭汽车来的吧？”

“是呀，想不到汽车一直能通到家乡了！”

“城里吃得好，你怎么这样瘦，太节省了吧？”他一面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纸烟让我吸，我说不吸，他认为这又是太节省的证据。他自己点燃了烟，吸起来了。于是我问他当年的同学和老师们的情况，他如数家珍地详尽地谈到他们各式各样的遭遇。如有司马迁的笔法，满可以写下一部小人物六十年变迁史。人生六十年，太短了！

我突然想起弟弟的阵痛大概又发作了，便匆匆告辞回家。当我走得离他家已相当远了，仍隐隐听到他在屋外高声地向邻居们描述：“我正在翻稻……还问他你寻谁家……”

（1983年2月26日）

归乡记

为了探求生活中和大自然中的美感，数十年来我几乎年年背着画箱走江湖，人们习惯地称这种工作是旅行写生，但我对“旅行写生”这一概念却有些反感。用绘画来表现对祖国的情意，作者不同于旅行家，在母亲面前，我不愿只是过客，我要投入她的怀抱来感触她的体温和心跳。我画过西藏高原、玉龙雪山、重重叠叠的山城、西双版纳的节日……但我最爱画，而且年年想画的还是江南故乡。自从读了鲁迅的小说，我对自己的故乡宜兴便感到分外情深，它和绍兴十分相似，社戏我童年常看，阿Q住的土谷祠我们村子里也有。宜兴村村都是小桥流水和白墙黑瓦，早春，又蒙上薄薄一层飘荡着的丝丝垂柳，显得分外秀丽。今年我特意抽空回故乡去，寻求童年的梦境，重温乡情！

情况永远在不断地变，桥上要行车，桥下的行船愈来愈繁忙，交通要道上的石拱桥大都已改建了跨度大的水泥桥，但宜兴城里高大的古蛟桥也被拆改建成了平整的新桥，很令人惋惜。蛟桥是与传说中周处斩蛟的故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似乎也是宜兴人民心目中的先祖爷爷！我记得那庞大的矗立在城中心的高高的桥面

上，曾挤满着小摊贩和小吃铺，店伙们为拉拢顾客，对着熙熙攘攘的行人，特别是那些进城来办货的农民们，亲密地称呼大伯、大叔、大婶、大哥……这景况仿佛是宋代名画张择端作的《清明上河图》的范本。县内的公路汽车已是四通八达，于是我每天跑一个乡镇，但到处都是小工厂、小洋楼和旧民房组成的混杂面貌，虽显示着新意，但形式上缺乏和谐，不很入画了。

为了收集创作素材来作画纪念鲁迅，我寻找类似鲁迅小说中的风光和土壤，便须走更偏僻的乡村，那些尚未通汽车而必须搭小汽轮去的乡村，那里还保留着较古朴的风貌吧！一进轮船，立即像是回到了进城念中学的少年时代，济济一舱的乡亲们，那些声音笑貌多熟悉啊！我细听他们谈家常，句句听得分明，听入神了，便用地道的方言和他们攀谈，他们并没有发觉我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远客。当当！小锣敲响了。有人开始卖梨膏糖，他先唱孟姜女，唱十二月花名，又演讲了一个小儿因蛔虫致死的故事，就是因为不知道吃梨膏糖杀虫。他讲得生动，是很好一篇民间文学素材，宣传结合了娱乐性，发挥了文艺的功能，为旅客们遣送了水程的寂寞。老乡亲们听后是信服的，纷纷费劲地伸手到内衣口袋里摸出钱来买他的梨膏糖。糖卖完，船正好就要靠码头了，小伙子们挑起箩筐，妇女们怀抱着娃娃，嬉嬉闹闹从大桥堍旁登岸，桥背上霎时聚集了看热闹的人群。

旅行家们首先想看看宜兴的大岩溶洞吧，除了早享盛名的张公洞和善卷洞之外，又新发现了一个极大的灵谷洞，那正在施工，准备开放。岩溶洞，我看多了，桂林、南宁、贵州都有，都安装了彩色电灯，照得那些钟乳石五光十色。我曾骄傲地以为我故乡宜兴的洞最大，因我第一次参观善卷洞是念初中时代，老师领着我们几百个

学生，点燃了数十支火炬，爬进那乌黑乌黑的深洞时，不辨东西南北和上下左右，那是宇宙空间吧！四周无数大老鹰拍着翅膀飞撞着，吱吱的叫，原来都是蝙蝠。我不能再凭童年的印象来妄自尊耀善卷洞是天下第一了，但它的水洞倒确是最具特色的，坐着小船在曲曲弯弯的地下河流中漂游，那不就是但丁之舟吗？人们游惯了春水船如天上坐的西湖，都想乘搭但丁之舟吧！在水洞的一重重入口处，题署着好些什么门什么门，我看不如题名“地狱门”，旅行家不就是想到地面上所找不见的地狱中去旅行吗？最令人烦腻的是拙劣的讲解，强迫观众去辨认哪块石头像什么什么。岩溶洞都出自水流的冲击形成，运动中的力雕凿了岩石，寓和谐的节奏于突兀的顽石之中，创造了抽象性的造型之美。滴水积成的钟乳石正如屋漏之水痕，启示了书法和绘画中用笔的凝滞之美。那些自然形成的神秘世界与形式美世界，千变万化又气象万千，是吸引游人的主因，人们最爱探寻未知和神秘，进洞去岂只是为了辨认哪些石头像狗或像猫！“像”并不一定美，美的又不一定像什么，“似与不似之间”的美术作品已为不少人接受了，但人们还不善于在大自然中去发现自己的美感！在张公洞口，那坡上缠绵多姿的杂树藤萝掩映着暗黑的洞口，正是引人入胜处，但很少人对此注意和留恋，大都头都不抬地争先恐后直向洞里挤去。在我国内，文盲已扫得差不多了吧，而美盲倒更为普遍！

我们宜兴是好地方啊，何止只是鱼米之乡，除了滨太湖的七十二顷良田外，还有山区，那边多辽阔的茶场和浩瀚的竹海。矮矮的团团的墨绿的茶树成行地随着丘陵起伏，如遍野的卧龙，似乎还在蜿蜒蠕动着。近看，细看，那密密麻麻的嫩绿色新芽在喷吐，我不禁采片新茶品尝起来，清香久留舌尖不散。笋更是美味，无锡、苏州及

上海等地吃的冬笋和春笋，很多是我县张渚一带的产品。根据竹子的成长规律，竹笋也有大年小年之分，大年的四、五月间，小轮船的顶篷上总堆满着大麻袋或尼龙大袋，里面挤满了大棵大棵深褐色的毛茸茸的鲜笋。阴凉凉的竹林里，千竿万竿湖绿色的新竹轻轻摇曳，土是松软的，雨后，春笋破土，像成群的儿童似的钻出来了，还都翘着尖尖的小耳朵，我总爱伏在地上描画那体形单一而线纹结构复杂的幼苗，我爱它们，但无法挽救它们被砍伐的命运！除了笋和茶，宜兴还有值得骄傲的，就是丁山、蜀山镇的紫砂花盆和茶具，我曾在新疆鄯善的一家酿酒厂参观，那硕大的酒缸竟都是宜兴的产品。陶制茶具，本来是凭它的素朴和淡雅进入了艺术领域的，但今天市上卖的多半都乱加花哨的装饰，是画蛇添足的蹩脚货，不堪看，我这宜兴人有点自感害臊。而供陈列展览用的旧产品，造型朴素大方，稳重单纯，实在是非常之美。我看，对审美的继承和发展，是宜兴陶器事业的存亡关键了！

水乡水乡，最突出的还是水，小小的宜兴城就挟在东、西两个洫(湖)之间。还有一个溇湖，那是芦苇和渔帆之乡。老友们说溇湖变了样，修了堤，种了树，希望我去看看。我眼前立即呈现出引人入胜的画面：茫茫的湖水，曲曲折折的渔簖，密密的芦苇，野鸭沉浮，黄雀乱飞……我一定要去！我的童年时代，正碰上军阀混战，吴佩孚和孙传芳打仗，败兵到乡下来抢劫、强奸，我曾多次随大人们坐小舟躲进溇湖的芦苇丛中去避兵祸，飞弹尖叫着从头顶穿过，我们用棉被蒙着身子。《新华日报》的记者们也正到溇湖之滨的南新公社去采访多种经营的生产情况，我便同他们一同乘小汽船向溇湖驶去。我宁愿顶风站立船头，冒着微雨和料峭的春寒，激动地向四周探望，仿佛急乎想寻找久已失散的情人！拍拍拍拍的机船击水声